

上海书评 第11辑

游戏的风雅人

SHANGHAI REVIEW OF BOOKS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编辑部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游戏的风雅人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编辑部编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游戏的风雅人 /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编辑部编.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0.3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11)
ISBN 978-7-5458-0198-9

I. ①游… II. ①上…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31876号

责任编辑 马 睿

特约编辑 沙希斐

技术编辑 丁 多

游戏的风雅人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编辑部编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mm 1/32

印 张 8.875

字 数 280千字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58-0198-9 / I · 82

定 价 20.00元

游戏的风雅人

《上海书评》第11辑

CONTENTS

■ 访谈 & 口述

- | | | |
|-----|---------------|-----|
| 003 | 张朋园谈晚清民国的民主困境 | 黄晓峰 |
| 009 | 韩寒谈文坛与博客 | 李 芜 |
| 020 | 周振鹤谈上海行政区划的变迁 | 黄晓峰 |
| 026 | 陈村谈中国网络文学十年 | 吴 慧 |

■ 特稿 & 书评

- | | | |
|-----|---|-----|
| 037 | 麦卡锡：一个焦虑的时代(二) | 林 达 |
| 043 | “高陶事件”的尘封记忆
——与陶恒生先生对话 | 范 泓 |
| 050 | 这本书不用读，闻一下就可以 | 梁文道 |
| 055 | 战争写生者 | 张惠菁 |
| 059 | 提供思想的经济学区本
——有关赫舒拉法《价格理论及其
应用》的个人经历 | 王则柯 |
| 066 | “反动派”这个词 | 余碧平 |

CONTENTS

071	俄罗斯馆喇嘛巴拉第	高山杉
077	朱棣的多面性	樊树志
083	麦卡锡：一个焦虑的时代(三)	林 达
089	帝国的魅影	黄 洋
094	资本主义的“空间修复”逻辑	吴冠军
100	“多面人”索罗斯	高 林
106	陈寅恪 1949 年去留问题及其他	胡文辉
113	是谁创造了奇迹	王安忆
116	人人都在什么力量的支配下	张新颖
121	麦卡锡：一个焦虑的时代(四)	林 达
127	光有气魄，只能沦为空言大话	饶佳荣
133	“诗是吾家事”，此语欠商量	郭逸靖
138	爱丽丝漫游冷酷仙境	孔亚雷
144	拿什么来理解农民中国？	刘 昶
150	一个东亚，各自表述	刘 柠
156	日本有没有未来？	梁 捷
163	高冈仓松照天心	李长声
169	麦卡锡：一个焦虑的时代(五)	林 达
174	东北虎 1949	光 亭

- | | | |
|-----|-------------------|-----|
| 180 | 美国雄狮：安德鲁·杰克逊 | 汪 凯 |
| 186 | 在洋商与清政府夹缝中的粤商 | 梁小民 |
| 193 | “门修斯”之后又见“常凯申” | 高山杉 |
| 198 | 词学衰落的标帜 | |
| | ——评《词学》所载“近代词人年谱” | 乔维谷 |
| 204 | 开错了药方 | 汪涌豪 |
| 210 | “独尊”害了儒家 | 王学泰 |

■ 笔记 & 随笔

- | | | |
|-----|------------------|-----|
| 217 | 让强者纡尊，……使卑微者抬头 | 李公明 |
| 219 | 游戏的风雅人 | 乔纳森 |
| 221 | 必也正名 | 迈 克 |
| 223 | 蛊惑差头 | 沈宏非 |
| 226 | 陶渊明的“不求甚解” | 蒋星煜 |
| 229 | 晚来天欲雪 | 刘绍铭 |
| 231 | 风雨过后……像彩虹和自由一样美丽 | 李公明 |
| 233 | 希特勒读书 | 乔纳森 |
| 236 | 孩子，救救孩子 | 傅月庵 |

CONTENTS

237	新编《动物庄园》(之二)	陆谷孙
239	吸烟室	沈宏非
241	为什么没有“智慧的”魔鬼?	刘军宁
244	物换星移	刘绍铭
246	以眼还眼……扯平就是正义吗?	李公明
248	侦探是男人的软弱梦想	小宝
250	常识,经济学和管理学	汪丁丁
253	上海例假	沈宏非
255	日南至·野女出	张大春
258	新编《动物庄园》(之三)	陆谷孙
260	如何让社会……成为真正的社会?	李公明
263	第一位女知识分子	乔纳森
265	误把伴娘当新郎	迈克
268	梅边寻味	沈宏非
270	新编《动物庄园》(之四)	陆谷孙
272	龙·猫	胡文辉
274	让小奖来得更猛烈些吧	诺曼·莱布雷希特
277	后记	

访谈 & 口述

张朋园谈晚清民国的民主困境

黄晓峰

中国在 1949 年之前，曾经先后四次尝试建立民主议会，分别是 1909 年至 1910 年清政府的咨议局及资政院议员选举、1913 年的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1918 年的第二届国会选举和 1948 年的国民大会选举。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些尝试都不算成功。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张朋园先生对这四次民主尝试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分析民主政治在晚清民国所处的困境，其研究著述在大陆已出版有《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等。在张朋园看来，这类民主政治之所以走不上去，最重要的因素一个是跟着西方的思潮走，另一个就是当时知识分子本身觉得中国的条件还不够。

关于晚清民初民主政治的运作，当时的知识分子有没有争论？

张朋园：这是一个中国人喜不喜欢民主政治的问题。知识分子、精英层次分两类，一类比较激进，希望把帝国的传统推翻，建立共和，以实现民主；一类希望不要大动干戈，帝国的形式还可以保持，运用英国或日本的君主立宪的方式，也可以实现民主。不管哪一部分的人，他们对民主都喜欢，认为民主是一个好东西。这已经成为一个共识。

当时清政府实行的预备立宪有诚意吗？

张朋园：在史学界目前至少有一半的人还认为预备立宪是假的。但是我们现在回过头去

观察,预备立宪是相当得体而有方法的,不能不称道其有现代性。清末设立了宪政编查馆那么大的机构,现在翻印出来的《政治官报》的所有那些档案,做得整整齐齐,中规中矩。设立咨议局及资政院作为练习议政的场所;进行西方式的人口普查;开展普及教育以提高识字率;为了解国力而清理财政……怎么能说是假的呢?有人认为皇帝和摄政王是没有诚心的,但是不能肯定,你没有证据啊。所有的文献都在那里,怎么不是真的?咨议局是每个省都花了钱去盖房子,把议场盖起来了。选票确实是不多,但是确实有那么回事啊。

早期的民主政治参与率很低的,这样的民主制度还能有效吗?

张朋园:在这几次民主政治运作中,真正能够参与到里面的微乎其微,百分之九十的人都不知道有这么回事。第一次咨议局资政院议员的选举,投票率只有百分之零点几,民国建立后的第一次国会选举,投票率才到百分之十以上。绝大多数老百姓都不知道民主是什么东西。只有精英分子、知识界、新闻界等极少数人参与,算起来有百分之五、百分之十了不起了。在制度安排上,民国第一次国会和安福国会,对选举资格都有限制,比如收入、教育水平等,在西方也是如此,妇女是没有选举权的。到1920年代以后,渐渐实行男女平等,在制度上已经没有问题了。1948年选举最大的突破就是男女都有投票权,对于选举权的限制很小了。

民主制度就是半吊子总比没吊子好。像清朝末年的资政院,就是民选占一半有一百人,清政府指定(钦选)一半也有一百人,钦选还要加上议长有一百零一人。但是坐在议院里辩论的时候,决议投票,赞成民选意见的票数多出来了,钦选的反面失势了。这就是民主政治,不管你说清政府是不是假的,假的也会做成真的。

如果没有辛亥革命,清政府实行的君主立宪是否能够取得一定的成就呢?

张朋园:历史当然是不能假设的,但是我们要了解的是,辛亥革命之后连续几十年,激进者总是说,我把老房子拆了之后,重新盖个新房子,但是他们拆了之后从来没有盖过新房子。

您认为造成晚清民国时期民主政治困境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张朋园：中国的民主政治进程是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包括政治、经济、社会这几方面的建设。当时大家共同的想法，就是模仿西方的道路，所以西方怎么变，我们就怎么照着做。当西方民主政治勇往直前的时候，我们也跟着民主的潮流走，希望建立一个民主的制度。但是到了西方政治潮流改变的时候，我们也跟着变。比如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的独裁政治、威权政治起来的时候（我们假定以法西斯主义为例），我们中国就觉得它好，所以大家就转到威权主义上来。不必简单地用“法西斯”三个字，但是用“威权主义”涵盖就比较合理。当西方人觉得威权主义比较好，民主主义可以搁在一边的话，当然威权主义更是来势凶猛。但是中国当时为什么一定要实行威权主义呢？因为大家认为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很低、国家很穷、人民的智识水准很差，如果把国家大事交给他们，要他们做出抉择，中国应该怎样应付对外或对内的社会问题，让人民来做决定，那怎么可能呢？人民根本不可能做决定，做决定的还是精英政治。在人民还没有富裕之前，在人民的智识水平还没有提高之前，根本不必谈这个问题。所以威权主义就是这么厉害。

我认为当时中国的民主政治之所以走不上去，最重要的因素一个是跟着西方的思潮走，另一个就是当时知识分子本身觉得中国的条件还不够。

知识分子对威权主义的认可，更多是受传统思想的影响还是西方思潮的影响？

张朋园：中国传统实行了一千两百多年的科举考试制度，科举就是选拔精英。知识精英感觉国家的权力就在他们手里。中国传统的绅士阶级或者有科举功名的人，就觉得国家其实就是由他们来治理的，民主政治可以暂时搁在一边。话又说回来，民主政治也可以说就是一个精英政治。这个可以分两个层次看，一方面，民主选出来的是精英分子，精英阶层进入决策层，国家的大事由他们决定；另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基层民主的选票，人民投票的问题，关键是如何运作人民投票。我们看清末民初的绅士阶级，在他们的心目中，国家的责任就是在他们自己的肩上。民主制度与传统的精英分子、绅士阶级是可以契合的。只要有选票，有民主制度，选出来的还是他们那个阶层。而且他们有传统的儒家思想的支持，腐化的

倾向就比较小,没有传统儒家思想的支撑,就会差很多了。关键是能够建立基层选票的制度,让人民可以自主地选择。我在《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一书里面提到,在晚清民国的四次民主选举中,精英阶层从绅士阶级演变到留学生,他们的交替转型,前者逐渐老化,后者是新起来的。如果作个比较,传统的精英分子是不是就不如新的精英分子?不然。在我看来,传统的绅士阶级,由于有儒家思想的支撑,他们有所为也有所不为。比如说腐化问题,在1948年国民党时期的精英分子,多半都是西洋回来的留学生。比起晚清民初那些咨议局、第一、第二届的国会议员,前者不一定比后者强。我觉得他们腐化得更厉害。

是不是由于传统断裂,腐化反而更厉害了?

张朋园:传统的科举制度并不是一个顶坏的东西。传统绅士不会比受纯粹西洋文化熏陶的知识精英更差。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不少资源是能够与民主制度相通的。虽然民主是西洋人传来的,但是中国人未必就做不好。问题是我们要讨论中国是不是到了可以实行民主的时代,这其实是一个社会经济的问题。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有个叫李普塞特(Seymour M. Lipset)的学者观察欧洲、美洲、日本这些实行民主的国家,他的判断是,这些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较为富裕,人民的教育水准必然也跟着提高。在这样的情况下,实行民主政治的时候就比较合理,比较容易,能够走上轨道,按照预期运作。

这个理论到今天很多人还在引用,而且认为他说的很对。比如台湾,你看它混乱,但是乱中有序。台湾的思想极其开放自由,我觉得西方有些民主国家的开放程度还不如台湾。台湾舆论界的力量之大,政府都拿他们无可奈何,无法禁止。政府现在想用威权主义去压制这批人,到了不可能的地步。每天晚上七八点到十一点这三个小时里,电视台、舆论界不断地在批评时政,口若悬河,蔚为奇观。

民国时期的猪仔议员选曹锟做总统,这样的贿选还能容忍吗?

张朋园:这当然是一个大的丑闻,在中国民主政治的历程中是一个污点。但是不能因为有这个丑闻就说民主政治不好。英国、美国现在也有

贿选,但是程度很轻了。台湾早期也有贿选,但是现在已经好多了。大家熟悉民主政治的运作之后,贿选的程度自然会下降,有一个理性清理的过程。我在台湾行使投票权已经几十年了,也没有人来买我的票啊。你拿钱给我我照收,但不一定投你啊。随着人民的智识水平提高,花钱也没有用,贿选也会慢慢消失。即使不消失,危害也很轻。但是不能拿刀拿枪打架,可以容忍一定程度的贿选,但是不能容忍暴力。

那么有没有一个相对确定的能实行民主制度的社会发展标准呢?

张朋园:这当然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说人均多少美元才能实行。李普塞特在比较的时候有个看法,就是人均年收入五百美元到三千美元之间,那时这个标准已经是生活相当不错了。只要人民的生活改善,温饱解决,人民识字,我觉得就可以了。我们可以看反面的情况,晚清民初时的中国,那时不能温饱的是多少人,文盲是 80% 左右,绝大多数人都不识字,这样实行民主起来,缺点必然很多。

但是现在大陆和台湾地区都早已摆脱了吃不饱、穿不暖的时代,识字率达到 95% 左右。这个社会发展水平已经不成为实行民主的障碍了。

我刚刚去南通参加张謇的讨论会,他真是民主政治的先行者,地方自治做的真是漂亮,调查人口、丈量土地、办教育、办慈善、改革监狱、办工厂。他做的这些东西,都是民主政治的基础,他办实业就是为了让社会富有。他不知道民主政治的这个理论,但是他的做法就非常符合民主政治的要求。

但是民国当年的舆论也认为,一个国家太大的话,民主很难操作,一乱就不得了。

张朋园:当然不是马上让国民党就进行全面的民主投票,选举领导人。但是起码可以选定几个点来试行民主投票,如果一个省太大,可以选一个市,一个市不行,一个县也可以。全国各找几个点来试行,让他们试试选选。民主政治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要有选票。没有选票,就没有民主政治。可以先试起来。

基层民主会发生很多弊病,我们看到台湾的基层选举,贿选、暴力情

况经常发生,如果区域都会这样,放大了怎么办?

张朋园:关于暴力、贿选的问题,政治学家的看法是可以容忍贿选,但不能有暴力。选举的时候发生一点点暴力没什么关系,怕的是两大阵营打起来。要打架的话,到议会里打没关系,但是不能到大街上打。孙中山有那么好的理想,国民党就没有按照他的民主政治原意来操作。1927年之后是个要紧的关键,北伐胜利以后,国民党基本统一中国了,但是却要独霸,不能容忍共产党。

国民党北伐打到哪里,就取消那里自清末以来产生的咨议局、省议会成员。比如国民党北伐打到杭州,就解散省议会,把议会场所当作省党部。退化得太厉害了。实际上,在北洋政府时期,知识分子享受的自由比国民党时期还要大。

民主政治一定要妥协,不能什么事情都是一个人独霸。民主政治只是利害的权衡,两害相权取其轻,至于怎么取可以在议会里谈啊。 ■

(2009年5月17日)

链接

晚清至民国四次宪政尝试概况

一、1908年8月27日,在朝野内外压力之下,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限计划,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宪政时间表。但预备期的过于漫长乃至“皇族内阁”的成立令清廷人心尽丧,和平演变的时机其后被暴力革命切断。

二、民国成立后,1913年初选举了第一届国会,国民党在选举中获得了压倒多数席位,宋教仁希望以多数党的地位,成立责任内阁,约束袁世凯专权。宋教仁的遇刺又一次改变了中国民主政治进程,二次革命随之爆发。

三、1918年,民国举行了第二次国会选举,但由于选举被皖系背景的安福俱乐部所控制,这一届国会也被冠上了一个戏谑性的称呼——“安福国会”。1920年直皖战争直系取胜后安福国会解散。

四、1948年,国民党政府不顾中国共产党和民盟的反对,在南京强行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即“行宪国大”。蒋介石当选总统,李宗仁当选副总统。蒋介石上任后操纵国大通过“修宪”和《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解除了立法院对总统权力的约束。

韩寒谈文坛与博客

李 荒

在今年1月推出新作《他的国》后,韩寒最近又有新动作。步郭敬明、张悦然后尘,他也将推出一本自己筹办的杂志。毋庸置疑,这本杂志一定迥于他类。正如韩寒本人,成长、写作、掐架、写博,都必定与众不同。作为艾未未口中的“旧时代的掘墓人”,无论面对中国文坛还是公共领域,韩寒都非常“明白”。

《他的国》出版近半年,卖得怎样?之前有人说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书断货了。

韩寒:其实卖得还可以,挺好的。断货是因为年前第一版只印了二十多万册,印厂年后有一个工人休息期,那段时间货没有供上,到后来就好了。有人说我被盯上了,其实也不会。为什么现在书的环境那么好?因为书不像电影一两个小时就消遣完了,毕竟还得花时间去看的。

近段时间,张爱玲的新书《小团圆》很火爆,你有兴趣看吗?

韩寒:不想看。我很久不看书了,看的都是杂志。我对文学的积累基本上都是在初中、高中完成的,现在特别不喜欢看书。一方面是花的时间特别多,另一方面可能因为是同行的原因,我(读别人的书时)就会想到,他们在写这个书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包括一些小心思、小伎俩……我看到的就不再是那本书,不能融入到

书里面去。这就像导演或摄影师看别人拍的电影,看到这里、那里用的什么灯,他老是出戏。所以,我现在看的都是报纸杂志,时政、时尚等各种各样的我都会看,反正我每个月在这方面花的数目都得上千。因为我觉得现在需要的是资讯,而不是看别人怎么写的。别人怎么写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了。

之前你和陈丹青在电视上对话,你们基本上把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各类代表作家都“灭”了一通,你自己有没有喜欢的作家?

韩寒:也有挺多的,都是“五四”那一批作家,梁实秋那些,都挺好的。因为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作家,一来是他们要比现在的作家更自由一点,无论是言论环境还是别的。另一方面,那个时候有新老派的交替,都特别注重文笔,外来事物、科技对纯文学的影响还没有那么大,也不存在网络的影响,所以那个时候的文字很纯粹。每个人的技术都非常的好,活儿好(笑),功底也好。

艾未未曾说佩服三个人:鲁迅、王朔、韩寒。

韩寒:我也经常看艾未未的东西,我觉得他写得挺好的。我爸当年参加过一个写作比赛,还是他爸爸艾青做的评委,艾青当时还给我爸写了评语。其实,说回来,我没那么喜欢鲁迅。王朔还可以,说实话你一定不相信,王朔的小说我一本都没看过,看不下去,可能我不是特别喜欢那种口语的,我是真的一本都没有读过。但是他的小说改编成的电视剧、电影我看过好多,都觉得挺不错的。王朔在我心中肯定是褒义意义大于贬义意义的,所以我对他的评价也特别高,特别高是因为,我也不认为他以后能再写出什么东西来了,也算是盖棺定论吧(笑)。

你没有看过王朔的作品,但对他评价很高,很多人对你同样如此。你觉得原因何在?

韩寒:我也不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我这本书的销量上不去(笑)。可能是因为我的博客吧,就像王朔的影视一样,总是感觉有比书更精彩的东西。但书是所有精神的一个大宗,有时候可能看大宗需要稍微花些时间,看衍生品反而更轻松,更愉悦一点。